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順治本考證*

徐光台

國立清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研究所

提 要

明萬曆四十年（1612）至清順治三年（1646），王英明《曆體略》經歷三階段發展。順治三年五月，次子王懷到常熟巡視蘇松漕運，影響汲古閣毛晉刊刻《重刻曆體略》。由於王懷停留短暫，乃倉促分工，數日內完成《重刻曆體略》，至今仍存六個大同小異的印本。本文根據《重刻曆體略》十一篇序與跋，對現存六印本進行古籍研究與考證，認為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是其中最早的，同年中秋左右完成的王懷修訂本是最晚的，其間還出現四個變異本，都是倉促趕工下衍生的結果，使此書成為汲古閣出版史中例外的例外。

關鍵詞：王英明、汲古閣、《重刻曆體略》、古籍研究與考證

* 本文獲國科會 NSC 94-2411-H-007-013 專題計畫資助。此外還獲得國立清華大學研發處增能計畫資助，得以赴北京、上海與杭州移地研究，閱讀多個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印本，特此致謝。筆者感謝韓琦與蘇精兩位先生的指正，以及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議與意見。

一、前言

王英明（?-1614），字子晦，開州澶淵人。生年不詳。萬曆三十四年（1606）於順天府中舉。三十六年冬李之藻（1565-1630）知開州府，受其使用西法的吸引，未求取功名，轉而學習西方曆體知識，在四十二年辭世前完成《曆體略》手稿。崇禎十二年（1639）次子王懷任襄垣令時，可能在山西平陽自費初刊《曆體略》。清順治三年夏，他到虞山巡視蘇松漕運，獲毛鳳苞（字子晉，1599-1659）汲古閣重刻《曆體略》，此書經歷三階段發展。¹多年前筆者在臺北國家圖書館閱讀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微卷時，未見趙士春序首頁。²於是通過海外其他善本來補足此一缺失，卻意外地發現此書在順治三年五月至八月間有六個不同的印本。從古籍研究與考證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殊值探究的問題。

過去學界對順治三年刊刻《重刻曆體略》幾乎沒有不同的看法。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劉鐸在《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中提到此書，認為它有明刊本與順治丙戌修訂本。³此後陳遵媯（1901-1991）、薄樹人（1934-1997）、陳美東（1942-2008）、石雲里都提到《曆體略》曾於順治三年於汲古閣重刻。⁴周彥文認為「此書傳本甚罕」，⁵筆者發現有六個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印本，顯示該年的傳本不在少數。

現存《重刻曆體略》六印本分屬臺北國家圖書館（一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一本）⁶、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一本）⁷、浙江大學圖書館

1 徐光台，〈明清鼎革之際王英明《曆體略》的三階段發展〉，頁 41-74。

2 後來雖然有機會閱讀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其中含有趙士春序首頁，只是微卷漏拍該頁。（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本文主要使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參考其他《重刻曆體略》刊本時會特別註明。一個現代本是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 6 冊中的《重刻曆體略》，係根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刊本複印。

3 （清）劉鐸輯，《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七卷附錄一卷，4 冊，收入《古今算學書錄》，〈天文第 7〉，〔〈麻象〉〕，頁 10b。

4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 1 冊，頁 233，註 6；薄樹人，〈東漢到近代中國天文類文獻簡論〉，《薄樹人文集》，頁 111；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頁 638；石雲里，〈曆體略提要〉，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 6 冊，頁 2。

5 周彥文，《毛晉汲古閣刻書考》，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三編第 1 冊，頁 46。

6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7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一本)⁸、上海圖書館(一殘本與一完整本)⁹等五處收藏。上述六印本的版式相同，單面雙葉，每葉九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字數同。雙葉間的板心位置，上方記「曆體略」，中記「上卷」、「中卷」或「下卷」，下為各卷的頁數。六印本大同小異，其間存在一些差異，需要對它們進行考證，以瞭解其間演變。

六印本總共有十篇不同的序與一篇跋，依照《曆體略》三階段發展，可將它們分為三階段，最早的一篇是萬曆四十年王英明序，崇禎十二年有三篇，其餘七篇在清順治三年完成。本文通過對十一篇序與跋的分析與分布，以及對現存六印本內容考證，有下列發現：順治三年五月汲古閣倉促分工，數日內刊刻繡梓本，參與其中的士人多位是復社成員。其後，王懷發現該刊本存在一些需要增添與強調之處，於是在該年中秋左右完成《重刻曆體略》修訂本。¹⁰在汲古閣《重刻曆體略》與王懷修訂本間，似乎還存在些微變異的四個印本。這些都是五月倉促趕工下衍生的結果，使此書的「一版多本」成為汲古閣出版史中例外的例外。

二、現存《重刻曆體略》中的十一篇序與跋

現存《重刻曆體略》十一篇序與跋，出自王英明、王懷、屠象美、趙士春、王曰俞、翁漢馨、錢明印與吳偉業等八人，其中王英明有三篇，王懷兩篇。撰寫時間分屬三個時期：明萬曆四十年、崇禎十二年與清順治三年。由於萬曆四十年手稿與崇禎十二年初刻本已失佚，我們只能通過現存順治三年印本來推論它們中所含的序之內容。為便於討論，筆者將每篇加以編號。譬如，第一篇是王英明於萬曆四十年撰寫的序，以(1)號表之。崇禎十二年，王懷在它末尾增添子嗣資料，乃以(1a)表之。清順治三年八月，王懷更新其末尾子嗣資料，則以(1b)表示該序。順治三年五月的序在時間上較集中，筆者則依其在書中前後來定出先後順序。茲將可分辨出時段與先後的序加以編號，並分析如下。

8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9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殘本(缺中、下卷)；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561211、561212)。

10 王英明，〈曆體略序〉，頁2b，《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561211)。關於此一修訂本的變化，詳見本文第四節。

（一）萬曆四十年（1612）

萬曆四十年只有一篇關於《曆體略》的序，就是最初王英明撰寫《曆體略》手稿時留存的〈曆體略序〉。

（1）王英明〈曆體略序〉

王英明〈曆體略序〉，順治三年重刻為單面雙葉，每葉九行二十一字。板心位置上方印「曆體略」，中為「又序」，下為頁數。序文末尾記載著「萬曆歲在壬子日躔在昴，古澶太常吉星王英明子晦甫書于是競堂中」。¹¹「是競堂」是王英明在開州家中讀書與撰文的室名。

根據王曰俞在順治三年〈重刻曆體書序〉中所述，王英明撰寫《曆體略》手稿「書成于萬曆四十年四月望」，¹²反映王英明約在萬曆四十年四月十五日前後完成〈曆體略序〉。

（二）崇禎十二年（1639）

王懷在崇禎十一年擔任襄垣令。翌年，首次刊刻《曆體略》與王英明〈曆體略序〉，並附上王懷〈曆體略序〉。此外，還有一篇屠象美〈曆體略序〉。因此，屬於崇禎十二年刻印的序有三篇，依時序分析如下。

（1a）王英明〈曆體略序〉

在首次刊刻王英明《曆體略》時，王懷將當時家中子孫列名在王英明〈曆體略序〉文後，增補「男恪、懷、恬，孫居壯、居廣、居康 同述刻」。¹³（見圖 1）為了將它與萬曆四十年王英明〈曆體略序〉加以區分，筆者將它編號為（1a）。推估王懷完成它的時間約在他的序之前。

順治三年五月在汲古閣《重刻曆體略》中重刻此序，單面雙葉，每葉九行二十一字。板心位置上方印「曆體略」，中為「又序」，下為頁數。

（2）王懷〈曆體略序〉

11 王英明，〈曆體略序〉，頁 1b。

12 （清）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頁 3a，《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13 王英明，〈曆體略序〉，頁 2a-b。

順治三年五月重刻王儻〈曆體略序〉，版式與王英明〈曆體略序〉（1a）相同，並緊接在其後，彼此頁數前後銜接。末尾處記著「崇禎十二年，歲在屠維單閼律中林鍾，襄垣令不肖懷薰沐書」。¹⁴其中「屠維」為己，「單閼」為卯，合起來指己卯年，¹⁵也就是崇禎十二年，「律中林鍾」為陰曆六月，¹⁶顯示這篇序於崇禎十二年六月完成。序末原有兩印記，不知為何而遭挖改。

（3）屠象美〈曆體略序〉

王儻在六月撰寫〈曆體略序〉後，又請與山西韓霖家有淵源的翰林院檢討屠象美幫忙寫序。¹⁷

順治三年五月重刻屠象美〈曆體略序〉，列在王英明〈曆體略序〉（1a）之前，有可能依照崇禎十二年初刻本的順序重刻。單面雙葉，每葉九行二十一字。板心位置上方印「曆體略」，中為「序」，下為頁數。序末記著「崇禎己卯中秋日，通家侍生平湖屠象美拜手序」，¹⁸顯示他在崇禎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完成〈曆體略序〉。末尾有兩顆正方黑色印記，刻有「屠象美印」與「太史氏」。

（三）順治三年（1646）

順治三年五月，擔任清廷御史的王儻到常熟視察蘇松漕運，隨後汲古閣重刻《曆體略》。目前所知該月有六篇序與跋問世，其中五篇是趙士春、王曰俞、翁漢馨、錢明印與吳偉業幫忙寫的序，另一篇是王儻為《重刻曆體略》寫的跋。如果再加上王

14 （清）王儻，〈曆體略序〉，頁 4b。

15 「大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歲陽。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涪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闕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屠維」表己，「單閼」為卯，於是「屠維單閼」為己卯年。（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之 13），卷 6，〈釋天第 8〉，頁 168-169。

16 「律中林鍾」表六月。「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之 6），卷 16，〈月令〉，頁 508；「《禮記》曰：正月律中太族，二月律中夾鍾，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呂，五月律中蕤賓，六月律中林鍾，七月律中夷則，八月律中南呂，九月律中無射，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十二月律中大呂。」（宋）歐陽修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下 2 冊，卷 5，〈歲時部下〉，〈律〉，頁 95。

17 徐光台，〈明清鼎革之際王英明《曆體略》的三階段發展〉，頁 51-52。

18 （明）屠象美，〈曆體略序〉，頁 2b，《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懷於該年八月在王英明〈曆體略序〉末尾附上更新的子孫資料，屬於順治三年刻的序與跋有七篇，分列如下。

（4）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

趙士春（1599-1675），字景之，號蒼霖，江蘇常熟人。吏部侍郎趙用賢孫，叙州知府趙隆美（1581-1641）長子。天啓七年（1627）舉人，崇禎十年（丁丑，1637）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他與祖父趙用賢先後為輔臣奪情起復一事建言，觸怒皇上。萬曆五年（1577）秋，張居正（1525-1582）奪情，趙用賢慷慨建言，幾斃杖下。崇禎十一年（1638）六月樞輔楊嗣昌（1588-1641）奪情，復謀入閣，趙士春抗疏劾之。忤旨，謫福建布政司檢校。十五年復原官，終左中允。著《保閒堂集》。¹⁹

崇禎十七年九月，趙士春為弘光朝翰林院編修。²⁰十二月八日，四鎮之一的高傑（?-1645）指出一些舊臣為眾正，趙士春在其中。²¹次年，王懷任弘光朝御史。鼎革後，當王懷來到常熟督導糧食漕運，兩位曾在弘光朝的同僚與舊識相遇，王懷（字仲愛，號種翁）請趙士春為重刻《曆體略》寫序。「仲愛王公祖督漕南來，一時吳民拊循甚至。政成之暇，出其尊人王子晦先生《曆體略》一書，索言於余。」²²

趙士春序為單面雙葉，每葉六行十二字。板心位置上方刻有「趙序一」至「趙序四」。序文末刻有「趙士春印」墨文無框方印與「景之」白文方印。

（5）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

從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來看，他將《曆體略》當成《曆體書》。王曰俞，字喜賡，號中恬，江蘇常熟人。由於他哥哥讀書過度而逝世，父母不時禁止他讀書，迫使他夜晚躲在帳中點油燈低誦。天啓七年，他與趙士春同時中舉。崇禎十六年

19 （清）張廷玉，《明史》，卷276，〈列傳第164〉，〈何楷／林蘭友〉，頁7076-7078；（清）黃之雋等撰，《江南通志》，第4冊，卷140，頁31b（總2354），頁39b（總2358）；潘榮勝，《明清進士錄》，頁730-731；（清）高士蟻、楊振藻修，錢陸燾纂，《康熙常熟縣志》，卷18，〈邑人〉，頁49a-51a（總440-441）。

20 （清）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畧》，卷2，〈起劉同升等〉，頁99。在錢海岳《南明史》中，弘光與隆武兩朝都記為「趙士春左中允」。錢海岳，《南明史》，第2冊，〈本紀第1〉，〈安宗〉，頁27；〈本紀第2〉，〈紹宗〉，頁90。

21 「高傑薦舊臣黃道周、易應昌、黃志道、解學龍、劉同升、趙士春、章正宸為眾正」。計六奇撰，《明季南畧》，卷2，頁124。

22 （清）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頁1a，《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1643）進士，授餘姚令。²³次年八月二十日，王曰俞曾上書弘光朝請求褒獎一名長洲諸生許琰。²⁴弘光朝覆亡，他棄職返鄉。後來，他被「封工部主事，年七十六而終，甲子崇祀學宮。」²⁵

王曰俞參與王懷、趙士春、毛鳳苞等人討論重刻《曆體略》的聚會，並參與修訂此書，提供許多意見。書印成後，王懷請他寫序。「澶淵種翁王公祖，碩學鴻材，綳中彪外，理漕集鴻之暇，進文人而詔之，宿羅心胸，三辰四游，歷歷指掌，手一編示余，則太公晦翁先生所著曆體書也。……我公不以管見爲鄙，梓成命余錄是言，而爲之序。」²⁶他的序爲單面雙葉，每葉六行十二字。板心位置上方刻有「王序一」至「王序四」。末尾刻有「王曰俞印」墨文無框方印與「喜賡氏」白文方印。

（6）翁漢馨〈敘〉

翁漢馨，字子安，江蘇常熟人。出身書香世家。父翁憲祥，萬曆二十年進士。任吏科都給事中、太常卿。²⁷叔父翁愈祥二十六年進士，²⁸翁應祥二十八年中舉。²⁹翁漢馨於崇禎十五年（1642）中舉，《康熙常熟縣志》記載他擔任江西南安府推官，³⁰然而查遍《江西省南安府志》，其中卻無此項資料。³¹另一項資料記載他在常熟「具悉邑中利弊，當事咸咨訪之。與閣部史可法論東南賦役書，閣部賞之」，³²顯示他在弘光朝時曾受兵部尚書與武英殿大學士史可法（1602-1645）賞識。子翁叔元，康熙十一年壬子舉人，十五年丙辰探花，內閣學士。³³

參與王懷、趙士春、毛鳳苞等人的聚會時，王懷請翁漢馨爲重刻《曆體略》補圖

23 「有兄弱冠死於勤讀，父母聞聲輒禁之，惟燈潛誦，帳爲之墨。」《康熙常熟縣志》，卷 18，〈邑人〉，頁 55a（總 443）；卷 11，〈選舉表〉，頁 85b（總 253），頁 90b（總 255）。

24 「廿三戊寅，進士王曰俞請褒諸生許琰。琰長洲人。」計六奇，《明季南略》，卷 2，〈八月甲乙總略〉，頁 91。

25 《康熙常熟縣志》，卷 18，〈邑人〉，頁 55b（總 443）。

26 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頁 1a，4a。

27 《康熙常熟縣志》，卷 11，〈選舉表〉，頁 76b-77a（總 248-249）；卷 18，〈邑人〉，頁 26a-b（總 429）。

28 同上書，卷 11，〈選舉表〉，頁 75b，78a（總 248-249）；卷 18，〈邑人〉，頁 27a-b（總 429）。

29 同上書，卷 11，〈選舉表〉，頁 78b（總 249）；卷 18，〈邑人〉，頁 27b-28b（總 429-430）。

30 同上書，卷 11，〈選舉表〉，頁 89b（總 255）。

31 （清）黃鳴珂修，石景芬纂，《江西省南安府志》。

32 《康熙常熟縣志》，卷 18，〈邑人〉，頁 26b（總 429）。

33 同上書，卷 11，〈選舉表〉，頁 99a-100a（總 260）。

與寫序。「公不忍私其家珍，將次第就鈐。首先曆體一書，而以補圖屬小子。小子則烏知曆而敢冒昧哉？雖然事類續貂，情同附驥，且辱公有命，夫何敢辭？」³⁴翁漢馨〈敘〉亦為單面雙葉，每葉六行十二字。板心位置上方刻有「翁序一」至「翁序五」。末尾有「翁漢馨印」白文方印與「子安」墨文無框方印。

（7）錢明印〈曆體略序〉

錢明印，字文玉，江蘇常熟人。崇禎十二年（1639）舉人。³⁵在與吳中士人聚會時，王懷請錢明印為重刻《曆體略》寫序。「澶淵子晦王先生潛養邃學，考據象緯，著為《曆體》，而又天假種翁老祖臺，督輓入南，手出是編，授之印輩，闡發其義。」³⁶他負責此書的補註工作。

錢明印〈曆體略序〉亦為單面雙葉，每葉六行十二字。板心位置上方刻有「錢序一」至「錢序五」。序末有「錢文玉印」墨文無框方印與「勿六」白文方印。

上述趙士春、王曰俞、翁漢馨、錢明印等四篇序可能同時進行刻版，為避免混淆，便於區別與辨識，乃在板心位置的上方依姓區分為「趙序」、「王序」、「翁序」與「錢序」。

（8）王懷〈後序〉

在汲古閣重刻《曆體略》之際，王懷為重刻此書過程寫了一篇沒有正式名稱的跋。它是單面雙葉，每葉九行二十一字。板心位置上方印「曆體略」，中為「後序」，無頁碼。因此我們就以〈後序〉來稱呼它。

在這篇〈後序〉中，王懷明白指出他與趙士春、王曰俞、翁漢馨、錢明印與毛鳳苞談論亡父遺作《曆體略》後，請求重刻此書，加以推廣。³⁷大概在類似的情況下，他請趙士春、王曰俞、翁漢馨、錢明印等四人幫忙此書寫序。此時王懷提到順治三年五月他於虞山官署完成〈後序〉。「歲丙戌夏五月，不肖男懷薰沐敬識於虞山公署。」³⁸

34 （清）翁漢馨，〈敘〉，頁 2b-3a，《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35 《康熙常熟縣志》，卷 11，〈選舉表〉，頁 89a（總 255）。

36 （清）錢明印，〈曆體略序〉，頁 3a-b，《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印輩指錢明印及其同輩等參與《重刻曆體略》的士人們。

37 王懷，〈後序〉，頁 1b-2a。

38 同上，頁 2a。

在確立上述順治三年的五篇序間的關係後，我們接著處理最後一篇由吳偉業寫的序。

(9) 吳偉業〈曆體略序〉

王懷著手撰寫〈後序〉時，他似乎尚未找吳偉業寫序。因此，吳偉業的序似乎稍晚於前述順治三年的五篇序。不過，據筆者推算，它完成的時間極可能仍在順治三年五月。

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晚年自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出生於科第文行著聞的世家，成為有名的「婁東派」詩人。弱冠舉於鄉。崇禎四年進士，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翰林編修，歷東宮講讀、南國子監司、左中允、左庶子。早年受學於繼東林後創復社的張溥（1602-1641），因而加入復社。在崇禎朝覆亡後，該年五月二十九日，福王召拜他為弘光朝少詹事，³⁹約兩月辭歸。⁴⁰根據追隨他二十年的弟子顧湄所述，「先生知天下事不可為，又與馬阮不合，遂拂衣歸里，一意奉父母歡。易世後，杜門不通請謁。……如是者十年。」⁴¹順治三年八月，他雖被推薦給清廷，卻沒有結果。⁴²直到順治十二年，吳偉業為清廷徵召至北京，先任纂修官，後轉國子監祭酒。⁴³後因丁母憂而返鄉。⁴⁴

吳偉業家居太倉，位於常熟東南。弘光朝覆滅後，他與家人避難長州。身為明遺臣，他曾在毛晉藏書齋寫過一首長詩〈毛子晉齋中讀吳匏庵手鈔宋謝翔西臺慟哭

39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1，〈諸臣陞遷推用〉，頁16；（清）顧苓，《金陵野鈔》，頁4a，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部》，第24冊，頁796。

40 「先生諱偉業，字駿公，晚自號梅村。……丙子典試湖廣，當時號得士。尋遷中允、諭德，丁嗣父艱。服除，會南中立君，登朝一月歸。」（清）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收入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2，頁110；「公在崇禎中已歷中允、諭德，晉庶子，京師破時在籍。福王召拜少詹事。甫兩月，……公急挂冠去。」程穆衡，〈吳偉業傳〉，同上書，卷2，頁112；「……擢少詹事。甫兩月，謝歸。」王昶，〈吳偉業傳〉，同上書，卷2，頁112。「梅村在弘光朝僅幾個月時間，就辭職返鄉了。」徐江，《吳梅村研究》，頁45。

41 （清）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吳梅村著，《吳梅村全集》，頁2。弘光朝覆亡後，錢海岳《南明史》記載吳偉業在隆武朝任禮部右侍郎，似乎不可靠。錢海岳，《南明史》，第2冊，〈本紀第2〉，〈紹宗〉，頁90。

42 「壬寅，蘇松巡按趙弘文疏薦，故明詹事府少詹事吳偉業、修撰楊廷鑒、都給事中錢增、御史李模等十五員。疏入，得旨趙弘文濫舉多員，徇情市恩，下所司議處。」《世祖章皇帝實錄》，卷27，頁16b，收入《清實錄》60冊，第3冊，頁233-2。

43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88，頁13b，收入《清實錄》，第3冊，頁696-1；卷98，頁1a（759-2）。

44 「以祕書院侍讀徵，轉國子祭酒。尋丁嗣母憂，歸於家，時年四十五。」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收入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2，頁110-111。

記》，對明清鼎革有頗多感慨。⁴⁵此外，他還為毛晉經營的汲古閣專門寫了一首長詩〈汲古閣歌〉，⁴⁶顯示兩人私交很好。他可能在造訪毛晉汲古閣時巧遇王懷，而邀他寫序。此時重刻《曆體略》已付諸刊刻，吳偉業的序反映他讀到的是印有補圖的《曆體略》，也就是刊刻完成的《重刻曆體略》。⁴⁷因此，在時間上他的序應稍晚於前述五篇序。

吳偉業的序在檢討曆法傳統之後，提到明末曆算失測，徐光啓在編《崇禎曆書》，上奏的〈治曆疏稿〉中採用西學中的所以然之故，提出「曆法修正十事」來說明西方天文曆算中的十個要點。⁴⁸他很清楚《崇禎曆書》雖修訂完成，卻未能在崇禎朝推行。⁴⁹吳偉業在看到刻印的《重刻曆體略》後，對正在吳中督漕的王懷復刻王英明《曆體略》一書，誇讚父子相傳「以行天官書」。

王先生曆體一書，以經為經、史為緯，參丹元子之歌，而一本於極西之教，又何其合也。使當時行其議、顯其身，何必不一行、守敬其人者，今僅僅以其書用於今而傳於後，亦足悲矣！先生之子種翁，督漕吾吳，復刻以行天官書，以先賦役志，余知其殆有本也。⁵⁰

吳偉業的序亦為單面雙葉，每葉六行十二字。板心位置上方沒有任何標記，下方刻有頁碼。序末有「吳偉業印」與「太史氏」白文方印。序文末尾記載「婁東舊史官通家侍生吳偉業頓首拜譔」。接著刻有「吳偉業印」與「太史氏」兩個白文方印。此外，這篇序是由常熟士人「海虞後學孫永祚敬拜書」，⁵¹以草書手寫，其後刻有「孫子長氏」墨文有框方印與「孫永祚印」墨文無框方印。

(1b) 王英明〈曆體略序〉

45 吳梅村，《吳梅村全集》，頁3-6。

46 同上書，頁114-117。

47 「因為《曆體略》以示諸子，其界晰，其圖明，其旨隱約，其義湛密，七十三家無以奪也。」（清）吳偉業，〈曆體略序〉，頁4a，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561211）。

48 （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啓集》，卷7，〈治曆疏稿一〉，〈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崇禎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頁333-334。

49 「邁先朝末年以日食訛錯，下詔釐復，用侍郎玄扈徐公言，兼資西曆，其所議脩正十事：首歲差，次歲實，而測日行經度、月行經緯度、列宿五星行度次之；推變黃赤道廣狹、日月去交與真會似會之回又次之；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暨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終焉。淵乎！淵乎！誠昔人所未見，而儒生所莫道矣。會天下擾攘，卒卒未及施行。」吳偉業，〈曆體略序〉，頁4a-5a。

50 同上，頁5a-b。

51 同上，頁6a。

順治三年五月汲古閣刊刻《重刻曆體略》，書中王英明〈曆體略序〉是依照崇禎十二年王英明〈曆體略序〉（1a）重刻，它與萬曆四十年王英明撰寫的〈曆體略序〉（1）不同處，在其末尾加上「男 恪、懷、恬；孫 居壯、居廣、居康 同述刻」。八月王懷發現子嗣資料已不合順治三年時的情況。於是，中秋他將子嗣資料修訂為「男恪、懷、恬；孫居壯、居廣、居康、居襄、居寧；〔曾孫〕鍾琯、鍾玘 順治叁年丙戌中秋 同述刻」。⁵²（見圖 2）爲了將它與王英明〈曆體略序〉（1）和（1a）加以區分，筆者乃將它編號爲（1b）。其中含有兩項值得注意的資訊。

首先，王懷修訂本的末尾標記的時間是「順治叁年丙戌中秋」，顯示它於順治三年八月十五左右完成。

其次，從它記載的王英明子嗣資料來看，如果順治三年五月汲古閣刊刻《重刻曆體略》時，依照王懷初刻《曆體略》中的王英明〈曆體略序〉，也就是崇禎十二年的資料重新刻板，距離順治三年已有七年，其間王懷與其兄弟已增添子孫。從名字與刊刻方式來看，新增的居襄、居寧是王英明的孫輩，鍾琯、鍾玘爲其曾孫輩。居襄中的襄字，反映他是王懷在襄垣令任內出生的男孩，所以稱爲居襄，誕生於崇禎十二年初刊《曆體略》之後，所以未登入王英明〈曆體略序〉（1a）中。居寧中的寧字，或許反映王懷在明清鼎革後擔任弘光朝御史，或降清後司職御史，他與家人定居江寧（今南京），有新生兒誕生於該地，所以稱之居寧。至於鍾琯、鍾玘兩位曾孫誕生於崇禎十二年至順治三年間。

綜合前述的分析與介紹，從萬曆四十年王英明撰〈曆體略序〉，經崇禎十二年初刻《曆體略》的三篇序，到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七篇序與跋，前後共累積了十一篇序與跋，其中兩度增補王英明子嗣資料於其序文後。爲便於以下各節的分析與討論，筆者依時間順序，將它們整理爲表一。

三、十一篇序與跋在六刻本中的分布

在現存《重刻曆體略》六印本中，無一完整地含括前述十一篇序與跋，也沒有兩本含有相同篇數的序。爲了鑒定六印本，我們將先了解其中十一篇序與跋的分布情

52 王英明，〈曆體略序〉，頁 2a-b，收入《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561211）。

形，以便分析各本間的差別。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收有七篇序，其順序如下：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翁漢鑾〈敘〉、錢明印〈曆體略序〉、屠象美〈曆體略序〉、王英明〈曆體略序〉（1a）、王懷〈曆體略序〉。

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收有三篇序，順序如下：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翁漢鑾〈敘〉、屠象美〈曆體略序〉。

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本收有三篇序：王英明〈曆體略序〉（1a）、屠象美〈曆體略序〉與書末的王懷〈後序〉。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本有下列五篇序：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錢明印〈曆體略序〉、翁漢鑾〈敘〉、屠象美〈曆體略序〉、王英明〈曆體略序〉（1）。

上海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殘本收有七篇序順序如下：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吳偉業〈曆體略序〉、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翁漢鑾〈敘〉、錢明印〈曆體略序〉、屠象美〈曆體略序〉、王英明〈曆體略序〉（1a）。

上海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王懷修訂刻本含有八篇序，順序如下：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吳偉業〈曆體略序〉、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翁漢鑾〈敘〉、錢明印〈曆體略序〉、屠象美〈曆體略序〉、王英明〈曆體略序〉（1b）與書末的王懷〈後序〉。

茲將《重刻曆體略》十一篇序與跋在現存六刻本中的分布情況，整理為表二。其中，只有屠象美序為六印本共有，為五本所有的是王曰俞與翁漢鑾的序，四本有王英明序（1a）、錢明印序，三本有趙士春序，兩本的是吳偉業序與王懷〈後序〉，一本的是王懷的序、王英明序（1）與（1b）。從各刻本收有序的數量來看，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藏本收有三篇序，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本收有三篇序，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收有七篇序，上海圖書館藏殘本有七篇序，王懷修訂本有八篇序，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本有五篇序。為何十一篇序與跋在六印本的分布上，或現存六印本在序與跋的收錄上會出現上述的差異？我們應如何來解說此一現象呢？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六印本中十一篇序與跋的不同分布，反映六印本間存在某種演變，下一節將確定現存刻本中最早與最晚的印本，做為考證其餘印本的參照。

四、現存刻本中最早與最晚的印本

不同於傳統古籍有不同朝代的版本，現存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六印本卻集中於該年五月至八月的四個月內。由於明清鼎革之際，王懷擔任蘇松常鎮糧儲與分管漕務，此時的他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對常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王懷利用他的影響力，不但贏得汲古閣重刻《曆體略》，在短短數日之內緊急趕工完成的《重刻曆體略》，除了補圖、補注、參定、校正以外，他還藉機向趙士春、王曰俞、翁漢馨、錢明印、吳偉業等五人索序。此外，他於完工後撰寫後序，以及八月增補子嗣資料於王英明〈曆體略序〉後。

這七篇新的序，若交稿時間不一，加上舊序與增補資料等，從上述二節對十一篇序與跋的分析，以及它們在現存六印本中的分布，在四個月內出現多個不同印本。我們該如何著手考證這六個印本？或許我們得有個策略，如果能先找出現存六本中最早與最晚的印本以爲參照，就便於考證其他的印本。

（一）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為汲古閣正式刻本

在現存六印本中，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是唯一具有汲古閣內封面鐫雕牌記的刻本。牌記右上方爲「澶淵王子晦先生撰」，中爲「曆體略」，左下方刻有「汲古閣繡梓」。（見圖3）我們從它開始。

崇禎十二年王懷初刻《曆體略》，其中包括王英明序（1a）、王懷〈曆體略序〉與屠象美〈曆體略序〉三篇序。順治三年五月毛晉汲古閣依照王懷提供的初刊本重刻，所以它刻有崇禎十二年王懷初刻《曆體略》中的三篇序。根據表二，現存六印本中只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有這三篇序，而其他五個本只含其中兩篇或一篇，這反映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係六印本中最早依照王懷提供的初刊本經汲古閣重刻的印本。

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中，王懷〈曆體略序〉尾的兩顆印記的版刻被抹去，顯示在此刻本以前，似乎還存有一個帶有王懷刻印的印本，而後爲了某項不明的理由，才將板刻上的印抹去，產生現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汲古閣刊刻本。

在確認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是六印本中最早依照王懷提供的初刊本經汲古閣重刻的印本後，接著我們得找出其中最晚的印本。

（二）上海圖書館藏王懷修訂本為其中最晚印本

上海圖書館藏收有兩本《重刻曆體略》，一為殘本（只含卷上），另一為完整的王懷修訂本，分為兩冊，編號為 561211 與 561212。2007 年八月下旬筆者在該館同時閱讀兩印本，發現前者含王英明〈曆體略序〉（1a），後者則有王英明〈曆體略序〉（1b），意謂著它們是先後兩個不同的印本，其中王懷修訂本為六印本中最晚的一本。

王英明〈曆體略序〉（1a）出現在三個現存本中：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本、上海圖書館藏殘本。它與萬曆四十年王英明撰寫的〈曆體略序〉（1）不同處，在其末尾加上子嗣資料「男 恪、懷、恬；孫 居壯、居廣、居康 同述刻」。王英明〈曆體略序〉（1b）與（1a）間的差異，也在末尾所加子嗣資料的不同。在王懷修訂本中，王英明〈曆體略序〉（1b）末尾記載著：「男 恪、懷、恬；孫 居壯、居廣、居康、居襄、居寧；〔曾孫〕鍾琯、鍾玘 順治叁年丙戌中秋 同述刻」，顯示它在順治三年八月十五左右完成。

根據上述資料，如將上海圖書館藏殘本的王英明〈曆體略序〉（1a）與上海圖書館藏王懷修訂本的王英明〈曆體略序〉（1b）加以比較，不難發現後者是一個修訂本。由於它出自王懷的修訂，筆者乃稱它為王懷修訂本。由於王英明〈曆體略序〉（1b）在十一篇序與跋的時間系列中是最晚的，我們可視王懷修訂本為六本中最晚的。

（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與上海圖書館藏王懷修訂本間的差異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與上海圖書館藏王懷修訂本間存在下列四項值得注意的差異，反映其間經歷一些修訂。

首先，從王英明〈曆體略序〉末尾添加的子嗣資料反映刊刻時間來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中的王英明〈曆體略序〉（1a）為順治三年五月，上海圖書館藏王懷修訂本中的王英明〈曆體略序〉（1b）較晚，為該年八月。

第二項差異出現在卷中與卷下首頁。《重刻曆體略》有上中下三卷，五月汲古閣刊刻《重刻曆體略》只在卷上標明「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卷中與卷下則未提。王懷修訂的《重刻曆體略》在每卷首頁第二行都以新的一行來標明「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由於添增一行將更動隨後內文的位置與頁碼，卷中與卷下需要全面重新刻板。為解決此一困擾，一項變通的策略在重刻卷中首頁時，將該節名稱「極宮」

移到「言星者」之上。(見圖4與圖5)重刻卷下首頁時，將「西曆附」移到首行「重刻曆體略卷下」之下，並改為小字。如此卷中與卷下首頁皆省去一行。一增一減，相互抵消。除了卷中與卷下首頁外，其餘各頁內容維持原先的位置與頁碼不變。(見圖6與圖7)

第三，王懷修訂本出現一些與汲古閣刊刻《重刻曆體略》不同的內文變動。筆者發現兩個例子。一個出現在卷中首頁重刻時，出現的誤刻。原先汲古閣刊刻《重刻曆體略》的記載如下：

按：三垣二十八宿，居天體之全，宜先七政。先生以曆體為指，故先七政，而以垣宿冠中卷之首。蓋曆成于七政，而垣宿為垂象之大規也。⁵³

從引文中使用「先生」的語氣來看，這段似乎是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時，王曰俞參定時加上的按語。「大規」在上海圖書館藏順治三年王懷修訂本中誤刻為「大觀」。⁵⁴ (見圖5)

另一個例子是在卷下〈天體地度〉的一句注解。原先汲古閣刊刻《重刻曆體略》，有一段很長的注解，其中記載如下：「元火在上，日蒸人物之氣，上觸而現為光，太陽不到。南極，夏至太陽不到；北極，冬至太陽不到。」⁵⁵ (見圖8)王懷修訂本《重刻曆體略》刪除最先的「太陽不到」四個字，改為「元火在上，日蒸人物之氣，上觸而現為光」。南極，夏至太陽不到；北極，冬至太陽不到。」⁵⁶ (見圖9)

為何要除去引文中原先最先出現的「太陽不到」四個字，值得玩味。很可能是王懷或參與士人發現它們是四個贅字，因此移去它們，留下四個字大小的空白位置，顯示他將先前刻板上那四個字抹平。

最後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錢明印〈曆體略序〉末尾的兩個印記，為「明印之章」與「天目錢氏」，與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的刻印不同。此一改變反映錢明印也參與此一修訂本。或許王懷通過他來執行前述的更動與刻板，使他得以順便更換印章。

質言之，王懷修訂本略微更動汲古閣《重刻曆體略》的原刻板，只需重刻或修補

53 「先生」指王英明。

54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順治三年（561212），卷中，頁1a。

55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卷下，〈天體地度〉，頁6a。

56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順治三年（561212），卷下，〈天體地度〉，頁6a。

上述三或四頁刻板，可說是一個相當微幅的修訂本。

五、其餘四印本的考證

在確認順治三年存在五月汲古閣刻本與最晚的王懷修訂本後，接著就是考證其他四印本，並分析它們各自不同的組合。首先處理一度被誤認為是崇禎十二年的兩個印本。

（一）上海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殘本

上海圖書館目錄上記載收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曆體略》上卷的殘本。事實上，從此書所收集的多篇序來進行版本鑒定，不難發現它屬於清順治三年印本。

此書為一殘本，僅存上卷。無正式內封面鐫雕牌記，亦無手書牌記。在此書上卷內文之前，收有七篇序與五幅圖（說）。序的順序如下：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吳偉業〈曆體略序〉、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翁漢馨〈敘〉、錢明印〈曆體略序〉、屠象美〈曆體略序〉、王英明〈曆體略序〉（1a）。在序之後緊接的是〈重刻曆體略目錄〉，以及五幅圖（說）。

從兩方面來看，此一殘本不可能是崇禎十二年《曆體略》刻本的上卷，而是清順治三年刻本。第一，它含有趙士春、吳偉業、王曰俞、翁漢馨、錢明印等在順治三年五月完成的五篇序；第二，它含有順治三年才補上的五幅圖（說）。

過去為何會將此刊本誤認為是崇禎十二年刻本呢？在七篇序中，屠象美〈曆體略序〉是唯一的一篇記載撰寫時間的序。由於它完成於崇禎十二年，就被列為此殘本刊刻的時間。此外，筆者認為從周雲青為劉鐸整理的《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鈔補注》中，補上有關《曆體略》的一個注：「明崇禎十二年毛鳳苞重刊本三卷」。⁵⁷此一說法誤導後來的讀者，認為存在著崇禎十二年毛鳳苞汲古閣重刊本。周雲青可能讀到一本順治三年毛鳳苞汲古閣刻本，其中有王懷或屠象美〈曆體略序〉，明白記載著崇禎十二年，因此從表面來看，誤信那是崇禎十二年毛鳳苞汲古閣重刊本，事實上則不

57 劉鐸輯，周雲青整理，《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鈔補注》，丁福保、周雲青編，《四部總錄天文編》，頁87a。

然。

（二）浙江大學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

此本無正式刻印封面，為線裝本，分兩冊。上冊包括序、圖、目錄與上卷，中卷與下卷合為下冊。它不是一個完整本，因為目錄與下卷不全，卷下到〈黃道宮界〉，缺〈赤道緯躔〉、〈氣候刻漏〉與〈附錄〉等三節。（見圖 10）

浙江大學圖書館目錄中記載它是崇禎十二年刻本，不過，從它含括的序與內文來看，它仍是順治三年印本。此本有王曰俞〈重刻曆體略序〉、錢明印〈曆體略序〉（缺頁 1a-2b），末尾「明印之章」與「天目錢氏」。（與上海圖書館藏王懷修訂本同）、翁漢馨〈敘〉（有二印）、屠象美〈曆體略序〉（頁 2a 左下角缺六個字）、王英明〈曆體略序〉（1）只有頁 1a-b，版心為「又序」；缺王英明的兩顆章，無後代子孫所述刻的資料。接下去是〈重刻曆體略目錄〉與五幅圖（說）。

在每卷初第二行都以新的一行來標明「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顯示它晚於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至於王英明〈曆體略序〉（1），並不代表它早於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收有的王英明〈曆體略序〉（1a），因為它可以有意不印那一頁含括王英明的子嗣資料。

下卷的〈黃道宮界〉也不全，缺頁 17b-18a。此本的最後一頁板框是重刻的，該頁部份或全體的字是用毛筆手寫的。右兩行為「中立冬，亥初。次交青龍宮為小雪，亥中大雪，至冬至則磨羯之宮，周而復始，此黃道之宮界也。」

最後一行的上方為「曆體略終」（曆字中的日，寫為目），下方為毛筆手寫「日月五星列宿運動各各軌道」。

（三）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

它分為三冊，線裝本。無正式刻印書名的封面。收有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翁漢馨〈敘〉、屠象美〈曆體略序〉等三篇序。與其他順治三年刻印本相較，它缺乏〈重刻曆體略目錄〉。五幅圖（說）中只有四幅，缺少第一幅「〔天官圖〕」，代之以零散未裝訂的「〔紫微垣〕」、「〔蒼龍七宿〕」、「角宿」、「天市垣」等四張圖。一種可能的情况是在第一幅「〔天官圖〕」尚未完成，與趙士春和錢明印的序也沒寫完之時，

就匆忙付印下的結果。其餘「九重天圖」、「黃道二十四節氣圖」、「日蝕圖」、「月蝕圖」四幅圖與文字說明仍在。在「日蝕圖」中，用手寫方式以甲、乙、丙來稱日、月、地。

在下卷頁 16a，「北落師門體等一，入室 距北極 赤道南。」其他本是空著，此本則拉一直條於其間。此外，有證據顯示此一藏本似乎是介於汲古閣正式刻本與王懷修訂本之間。在卷下〈氣候刻漏〉末，有「重刻曆體略下卷終」，這是汲古閣正式刻本所沒有的。除了它以外，就只有王懷修訂本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本刻有這句，顯示此一藏本係在汲古閣正式刻本基礎上產生的變異。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翁漢馨〈敘〉尾，順治三年五月汲古閣刊刻本的兩顆印記被抹去，反映它晚於汲古閣正式刻本。

《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中的《曆體略》

1990 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由薄樹人主編的天文卷第五冊中，收有的《重刻曆體略》三卷，未註明出處。在追溯其影印稿後，發現它的原本是中國科學院國家圖書館藏本，⁵⁸因為影印稿「重刻曆體略卷上」首頁上方有「中國科學院總圖書館藏」的印記，顯示它的原稿出自中國科學院總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三卷。進行資料與內文分析，不難發現二者的內容相同，不但是卷上之前的五幅圖中缺了一幅，同樣也只收有三篇序：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翁漢馨〈重刻曆體略序〉、屠象美〈曆體略序〉。

此一複印本將卷中〈象位〉，頁 30a 與頁 31a 互相錯置。不像它源自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本，原先零散未裝訂的「〔紫微垣〕」、「〔蒼龍七宿〕」、「角宿」、「天市垣」四張圖，「天市垣」圖被安置於卷中之前，其餘三張圖置於卷下之前。

（四）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

此一藏本共一冊。它沒有正式刻印的封面，只有後人用毛筆草書的封面。右上方為「光緒甲子春初」，中為「曆體略」，左下方有「溪北書樓藏書」，顯示它的封面是後人修補的。其中，題封上的「光緒甲子」有誤，因為光緒年間僅有甲申、甲午與

58 筆者感謝韓琦提供此一訊息。

甲辰。在封面左下方有一大一小兩顆正方形紅色印記，分別為「黟山溪北書樓」與「芥夫」。

此一藏本收有三篇序：王英明的〈曆體略序〉（1a）、屠象美〈曆體略序〉與王儻〈後序〉。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王儻〈後序〉，似乎是依照王儻的要求而特別刊刻了一篇書後記的跋，採用與內文相同的九行二十一字體例。這是王儻特別為自己所準備的，他擁有含括此跋的《重刻曆體略》印本，也是合情合理的。

在〈重刻曆體略目錄〉中，收藏者在卷下「附錄」下方用毛筆字寫上「附錄」二字，並於次行用毛筆字寫「三卷終」。再來就是五幅曆體圖（說）。相較順治三年其他印本，收藏者曾用毛筆沾油墨仔細補圖。在第一個圖〔紫微垣二十八宿星圖〕中，將斗宿中狗與狗國下方接近赤徑附近的五顆星添加命名為「無名」，並將中間的那顆星添增十餘道似轉的光芒。類似地，在接近赤徑附近，從亢宿經氐宿至房宿，添加六顆較大的星，命名為「河神」。在第二個圖「九重天圖」中，相較其他《重刻曆體略》中第八重天只刻有十三顆星，收藏者列出二十六顆星。此外，還為第一至第七重天添加日月五星，並為地圓表面加上「生齒」。類似情況發生在第四個圖「日蝕圖」與第五個圖「月蝕圖」中，為地圓表面加上「生齒」。（見圖 11）

收藏者曾用毛筆仔細圈讀內文。在〈重刻曆體略目錄〉尾處，有毛筆字手寫的「三卷終」。在卷上首頁次行「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撰」之下，出現用毛筆手寫的「男儻、恪、恬；孫居廣、居壯、居康 同述刻」等字。值得注意的是，與王英明〈曆體略序〉（1a）末尾增添的子孫資料順序不一致。（見圖 12）

此一善本與王儻修訂本有兩處相同。第一，在卷中與卷下的首頁都標明「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撰」，並將「極宮」與「西曆附」的位置更動，顯示這兩頁都重刻過。第二，在卷下「附錄」末尾出現「重刻曆體略下卷終」之前四頁，上海圖書館藏〔王儻修訂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本皆出現「重刻曆體略卷下終」。⁵⁹

不過，它有的王英明〈曆體略序〉（1a），而不是王儻修訂本的（1b）。它不像上海圖書館藏王儻修訂本將卷中首頁的「大規」刻為「大觀」，它仍刻為「大規」。它也不像王儻修訂本將卷下〈天體地度〉的一段註中除去「太陽不到」四個字，它仍

59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卷下，頁 22b。

保留那四個字。

質言之，相較於汲古閣刊刻《重刻曆體略》與王懷修訂本，這是一個介於其間的變異本。最後還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在刊印此一善本時，第五個圖的刻板邊緣似乎斷裂。其次，或許是出自印刷倉促的不慎，內文漏掉了卷上的 13a-14b，反映出它是倉促作業下有瑕疵的印本。

六、結 語

在明清中西交流史上，王英明《曆體略》被認為是首本由中國士人結合中西曆體知識的作品。目前存在最早的是十七世紀前半毛氏汲古閣刊刻的《重刻曆體略》。本文通過此書現存的六印本的十一篇序與跋的分析與分布，以及比對六本內容，進行古籍考證，發現六本的基本版式相同，內文出入不大，上述十一篇序與跋在六印本中有六種不同的組合，因此推論基本上六本主要出自一個刻板，而後略有變化。筆者將從社會史、古籍研究與出版史的角度來看，來解說此一變化具有的歷史意義。

（一）從西學傳入與明末清之際黨社來看，《重刻曆體略》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崇禎十二年王懷在山西初刊《曆體略》，那時王懷不是復社的成員，先前王英明與晚明的東林黨或復社亦無直接關係。隨著李自成大順軍攻陷襄垣，王懷隨身攜帶一本初刊《曆體略》逃難，使它不致燬於戰火。當他來到江南，考選弘光朝御史後，站在阮大鍼與朱統鑣這一方，打擊東林黨或復社清流。降清後，派任分管蘇杭道漕運。順治三年五月，他以新朝新貴的身份到虞山官署巡視時，使得他有機會影響汲古閣重刻此書。在吳中士人幫忙增圖、補註與參定後，此書得以倖存與流傳後世。

因為替《重刻曆體略》寫序者，其中有一些為復社成員，顯示在明清鼎革之際，復社成員似乎在其中扮演了穿針引線的作用，還在此書的重刻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同是常熟人的王應奎（號柳南，1683-1760）在《柳南隨筆》中，記載趙士春、王曰俞、吳偉業與孫永祚等皆復社成員。

前明崇禎初，太倉張天如溥、吳縣楊維斗廷樞兩先生，繼東林而起，號召海內名流大會于吳門，謂之復社。羣小忌之，造蝗蝻錄，目為「小東林」。

至達之當寧，領袖者禍幾不測。貴池吳次尾應箕亦社中人也，嘗編復社姓氏

為前後二卷，而其孫銘道又為補錄一卷，所載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吾邑有六十七人焉。其姓名猶在人間者，為楊彝子常、許重熙子洽、許瑤文玉、蔣棻畹先、魏沖叔子、趙士春景之、王曰俞喜賡、孫永祚子長、邵世茂羽萬、瞿元錫伯中、孫朝讓光甫。⁶⁰

就像東林人士與西學間存在著某種較親近的關係，⁶¹復社中的某些成員對西學也較熟悉，所以他們能夠在短短數日之內完成補圖、補注與參定的工作。因此，我們或可將此書視為是鼎革後復社與西學間關係的一個案例。

（二）古籍重刻是善本書的書籍史與出版史的一個重要問題。每本古籍皆有其自身發展與演變的歷史，《曆體略》被認為是在西學衝激下首本由中國士人王英明於萬曆四十年完成的作品，崇禎十二年初刊，順治三年五月重刻。現存最早的是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刻《重刻曆體略》，在該年五月至八月間會產生六個大同小異的印本。我們需要對它們進行考證，以瞭解其間演變。

學界過去研究汲古閣刻書史，認為汲古閣專刻中國古籍，也就是當時認定的（中國）古籍。事實上，汲古閣確曾刊刻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有違其選刻書的常態標準。這只能從外在因素來解說，因為王懷時任蘇松常鎮糧儲與分管漕務，為掌控蘇松糧儲與漕運的清廷新貴，影響常熟汲古閣出錢出力重刻《曆體略》。因此，《重刻曆體略》不符合汲古閣出版古籍的標準，它的刊刻既不在保存與推廣傳統古籍，也不符合商業買賣，而是王懷運用其官職影響力，贏得毛晉出錢出力予以重刻，成為汲古閣出版書目中唯一的例外。依此我們不能以汲古閣刻書印行的數量來推斷它印行的數量。從它在當時未被列入《汲古閣校刻書目》中來看，它似乎不對外銷售，因此印的數量可能相當有限。

不過，我們要如何解釋現存順治三年刊本尚有六印本，而且彼此間存在著一些差異呢？由於汲古閣出資刊印，重新刻的板屬於汲古閣的財產，如無任何意外因素，刻板應保存於汲古閣。王懷、趙士春、王曰俞、翁漢馨、錢明印、吳偉業等士人，似乎都可接近與使用重刻的刻板，甚至發現某頁內容需要調整，還可基於該刻板而加以調整，重製略有變異的刻板。茲舉二例如下。首先，在將汲古閣正式刻本上中

60 （清）王應奎撰，《柳南隨筆》，卷2，頁10a-b。

61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第8章第3節「東林學派與西學」，頁557-575；李天綱，〈早期天主教與明清多元社會文化〉，頁43-46。

下卷分裝成冊時，王儻或積極參與重刻此書的士人發現，只有上冊第二行刻有「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於是在中卷與下卷首頁第二行補上「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其次，王儻或其家人稍後發現王英明〈曆體略序〉後增補的資料未曾及時更新。此時他人不在常熟，乃請先前參與此書的士人幫忙。於是，在同一年八月中秋，在汲古閣《重刻曆體略》基礎上，增補與調整一些內容後，完成一個修訂本。因此，在沒有品質管制的情況下，容許王儻與積極參與重刻此書的士人基於汲古閣的刻板，進行略微的調整。於是在一個刻本下產生多本的變異情況，特別是有關它的十篇序與一篇跋在六印本中的分布，造成現存本無一具有全部的序與跋。

在汲古閣刻書史中，順治三年五月重刻《曆體略》已是唯一的例外。然而在此種情況下，重刻的《曆體略》不但在該年八月發展出王儻修訂本，還有介於二者之間的四個變異印本。筆者認為會產生現存六印本，出現「一刻多本」的《重刻曆體略》，應是汲古閣出版該書過程中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意外，成為汲古閣刻書史中例外的例外。

最後，雖然王英明《曆體略》被認為是在西學衝激下首本由中國士人完成的作品，從萬曆四十年手稿到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其間三十四年正是西學傳入的曆體知識經歷相當大的轉變，因此，此書在十七世紀前半發展三階段中的增訂，以及它對十七世紀士人的影響值得另行探討。

表一：現存《重刻曆體略》中的十一篇序與跋的編號、撰寫者、名稱與時間

編號	撰寫者	名稱	時間（陰曆）
1	王英明	曆體略序	1612.4.15
1a	王英明	曆體略序	約 1639.6
2	王 懋	曆體略序	1639.6
3	屠象美	曆體略序	1639.8.15
4	趙士春	重刻曆體略序	1646.5
5	王曰俞	重刻曆體書序	1646.5
6	翁漢摩	敘	1646.5
7	錢明印	曆體略序	1646.5
8	王 懋	〔後序〕	1646.5
9	吳偉業	曆體略序	1646.5
1b	王英明	曆體略序	1646.8.15

表二：《重刻曆體略》十一篇序與跋在不同藏本中的收錄分布

撰者的 序或跋 版 本	臺北國家 圖書館 藏本	中國科學 院國家科 學圖書館 藏本	中國科學 院自然科 學史研究 所藏本	浙江大學 圖書館 藏本	上海圖書館藏本	
					殘本	王懋修 訂本
1 王英明 〈曆體略序〉				x		
2 王懋 〈曆體略序〉	x					
1a 王英明 〈曆體略序〉（1a）	x		x		x	
3 屠象美 〈曆體略序〉	x	x	x	x	x	x
4 趙士春 〈重刻曆體略序〉	x				x	x
5 王曰俞 〈重刻曆體略序〉	x	x		x	x	x
6 翁漢摩 〈敘〉	x	x		x	x	x
7 錢明印 〈曆體略序〉	x			x	x	x
8 王懋 〈後序〉			x			x
9 吳偉業 〈曆體略序〉					x	x
1b 王英明 〈曆體略序〉（1b）						x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之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之1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宋)歐陽修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下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新2版。
-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殘本。
-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561211、561212)。
-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複印本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6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 (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啓集》，臺北：明文書局，1986。
- (明)屠象美，〈曆體略序〉，收入《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 (清)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收入《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 (清)王懷，〈曆體略序〉，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 (清)王懷，〈後序〉，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 (清)吳偉業，〈曆體略序〉，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561211)。
- (清)吳梅村，《吳梅村全集》，臺北：自力出版社，1959。
- (清)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畧》，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高士驥、楊振藻修，錢陸燦纂，《康熙常熟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2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據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影印。
- (清)翁漢譽，〈敘〉，《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 (清)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收入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110-111。

- (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清)黃之雋等撰,《江南通志》,5冊,臺北:京華書局,1976年據清乾隆二年重修本複印。
- (清)黃鳴珂修,石景芬纂,《江西省南安府志》,8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據清同治七年刊本複印。
- (清)趙士春,〈曆體略序〉,收入《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 (清)劉鐸輯,《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七卷附錄一卷,4冊,收入《古今算學書錄》(古今算學叢書編目),〔上海〕:算學書局,清光緒二十四年石印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清)劉鐸輯,周雲青整理,《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補注》,收入丁福保、周雲青整理,《四部總錄天文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6年鉛印本。亦見於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版,第2冊。
- (清)錢明印,〈曆體略序〉,收入《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 (清)顧苓,《金陵野鈔》,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部》,上海:上海書店,1994。
-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
- 《清實錄》6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二、近代論著

- 石雲里,〈曆體略提要〉,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6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頁1-3。
- 李天綱,〈早期天主教與明清多元社會文化〉,《史林》,1999年第4期,頁43-46。
-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 周彥文,《毛晉汲古閣刻書考》,收入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三編,第1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 徐光台,〈明清鼎革之際王英明《曆體略》的三階段發展〉,《故宮學術季刊》,26卷1期,2008年秋季,頁41-74。
- 徐江,《吳梅村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6冊,臺北:明文書局,1988。
- 潘榮勝,《明清進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 錢海岳,《南明史》,16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 薄樹人,《薄樹人文集》,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3。

An Evidential Study of the Extant Six Printed Copies of Wang Yingming's *Chongke Litilue* in 1646

Hsu Kuang-tai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1612 to 1646 Wang Yingming's *Li ti lue* underwent three-stage development. In May of 1646, his son Wang Yang went on an inspection tour in Changshu and influenced Mao Fungbao, the owner of Jiguge, to reprint *Li ti lue*. It was done hurriedly within several days by a division of labor. There exists at least six extant copies to this da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ims at making an evidential study of those six extant copies. Based upon the analysis of ten prefaces, a postscript, and the contents of six extant printed copies of Wang Yingming's *Chongke Li ti lue*,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of ten prefaces and a postscript in them,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copy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Taipei is the earliest copy, and one in the Shanghai Library revised by Wang Yang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f 1646 is the most recent, others are variations done by Wang Yang or other literati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Chongke Li ti lue*. Thus, it shows that if *Chongke Li ti lue* is an exception in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the Jiguge, the extant six printed copies are the exception to the exception.

Key words: Wang Yingming, Jiguge, *Chongke Li Ti Lue*, rare book study, evidential study of rare 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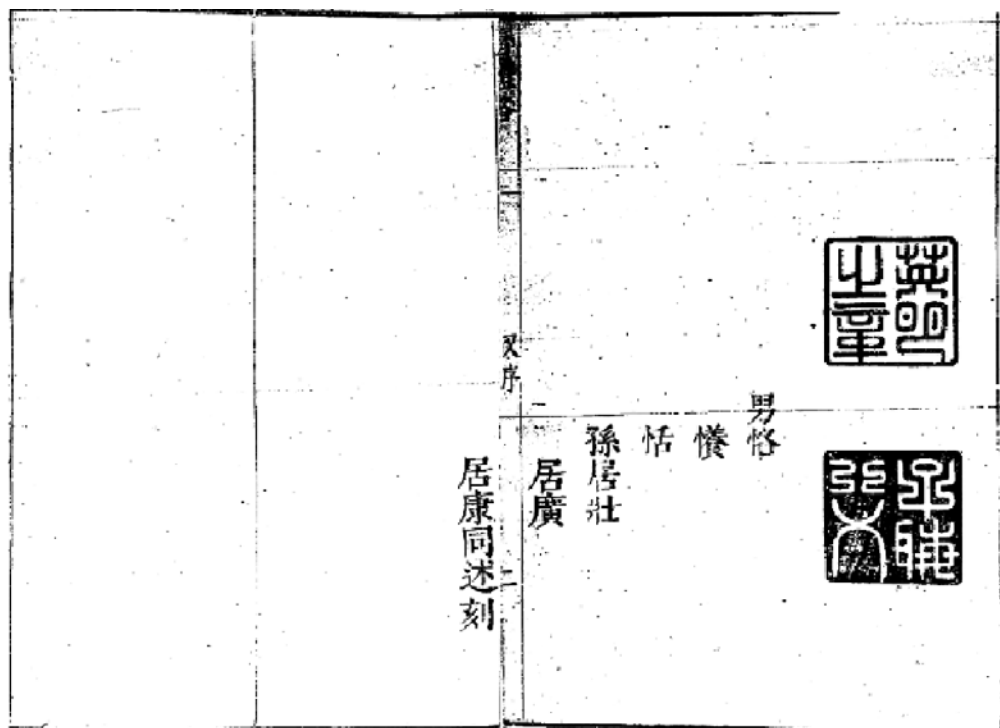


圖1 王英明〈曆體略序〉(1a)中的子嗣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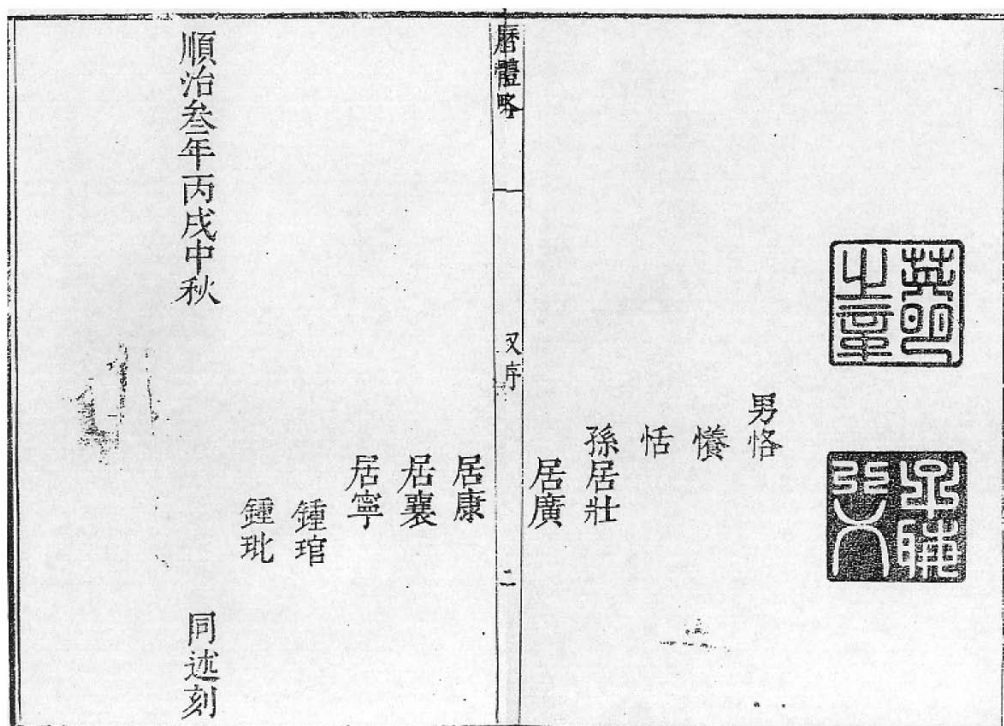


圖2 王英明〈曆體略序〉(1b)中的子嗣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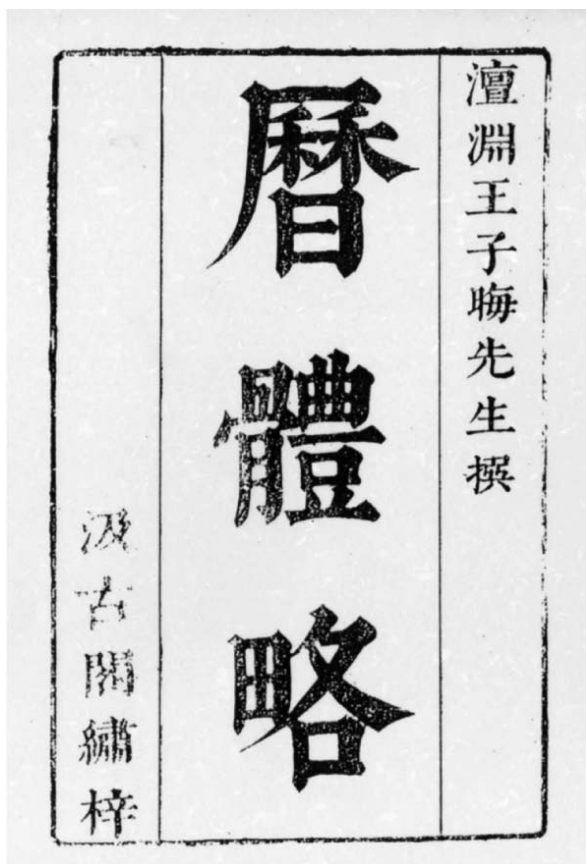


圖3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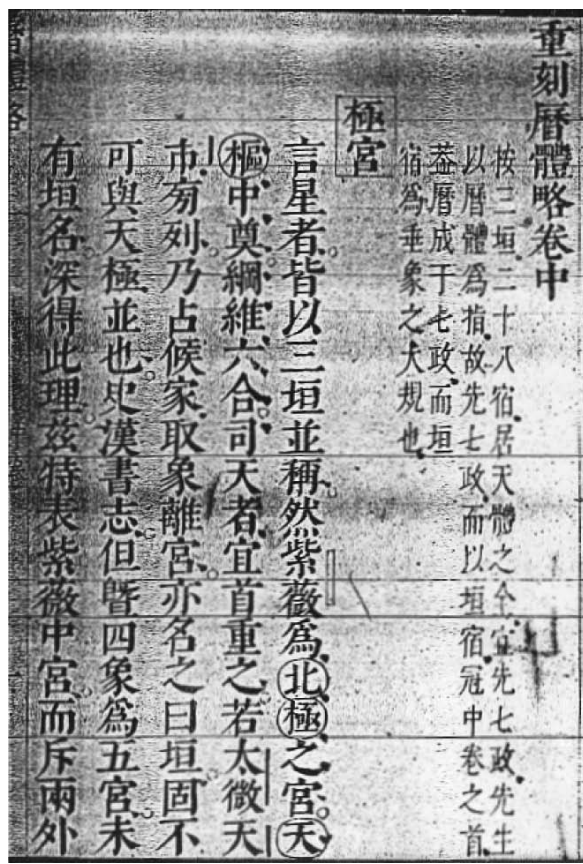


圖4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卷中首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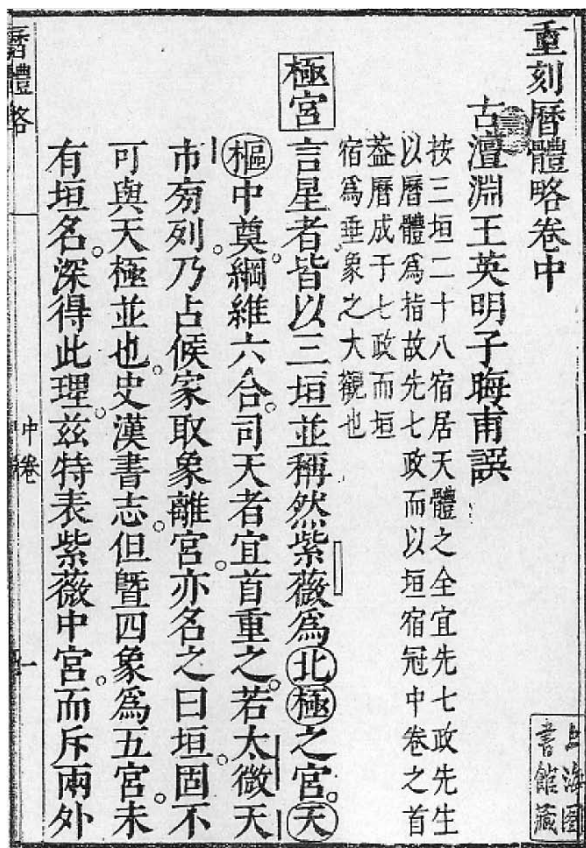


圖5 上海圖書館藏王懷修訂本卷中首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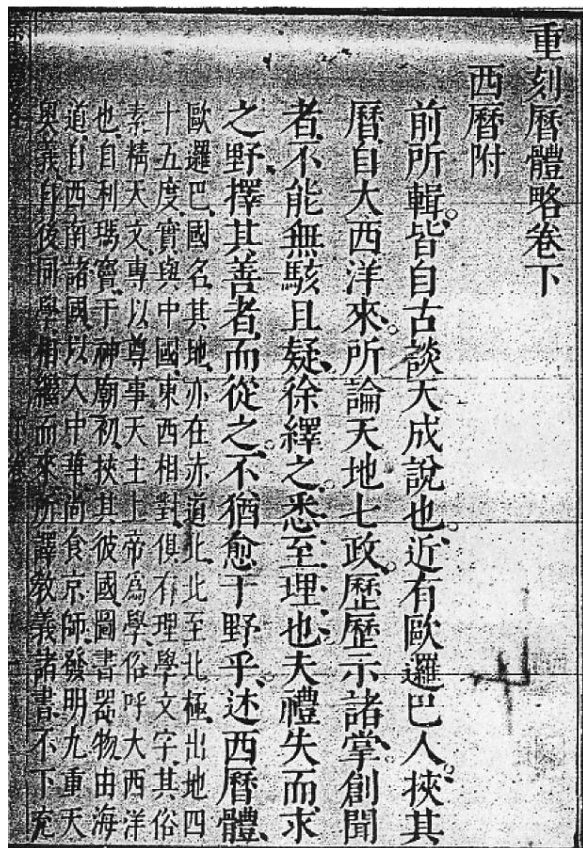


圖6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卷下首頁

同而一南一北則兩處人行立正對足底故中國金陵
離赤道以北三十二度而大東洋之瑪八作離赤道以
南三十二度東西相距一百八十度則金陵與瑪八作
相對足底行立矣從此知同經度地并同辰而同時見
日月食也列宿即二十八宿世謂恒星填星即土星歲
星水氣土星四星為四元行乃造物主所用以造天地人
物者較之中國五行其說尤大而該確而當元火謂無
形之火也天裂流星今夏秋夜見俗所謂星移者諺也
元火在上日蒸人物之氣上觸而現為光
極夏至太陽不到北極冬至太陽不到東南西北一
各九萬里而不異以地極至太陽度數可考而知釋氏
謂南瞻部洲言日月繞須彌山而成晝夜天文荒誕此
地理可知矣凡同緯度之地言東西國也極東極西與

同而一南一北則兩處人行立正對足底故中國金陵
離赤道以北三十二度而大東洋之瑪八作離赤道以
南三十二度東西相距一百八十度則金陵與瑪八作
相對足底行立矣從此知同經度地并同辰而同時見
日月食也列宿即二十八宿世謂恒星填星即土星歲
星水氣土星四星為四元行乃造物主所用以造天地人
物者較之中國五行其說尤大而該確而當元火謂無
形之火也天裂流星今夏秋夜見俗所謂星移者諺也
元火在上日蒸人物之氣上觸而現為光太極不到南
極夏至太陽不到北極冬至太陽不到東南西北一
各九萬里而不異以地極至太陽度數可考而知釋氏
謂南瞻部洲言日月繞須彌山而成晝夜天文荒誕此
地理可知矣凡同緯度之地言東西國也極東極西與

重刻曆體略卷下 西曆附
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誤
前所輯皆自古談天成說也近有歐邏巴人挾其
曆自大西洋來所論天地七政歷歷示諸掌創聞
者不能無駭且疑徐繹之悉至理也夫禮失而求
之野擇其善者而從之不猶愈于野乎述西曆體
歐邏巴國名其地亦在赤道北北至北極出地四
十五度實與中國東西相對俱有地理學文字其俗
崇精天文專以尊奉天主上帝為學俗呼大西
道也自利瑪竇于神廟初授其後國書器物由海
與義自後同學相繼而來所譯教義諸書不下充

圖7 上海圖書館藏王懷修訂本卷下首頁

圖8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卷下頁6a

圖9 上海圖書館藏王懷修訂本卷下頁6a

極宮	象位	天漢	卷下	西曆附	天體地度	度里之差	緯曜	經宿	黃道宮界	重刻曆體略目錄終
----	----	----	----	-----	------	------	----	----	------	----------

圖10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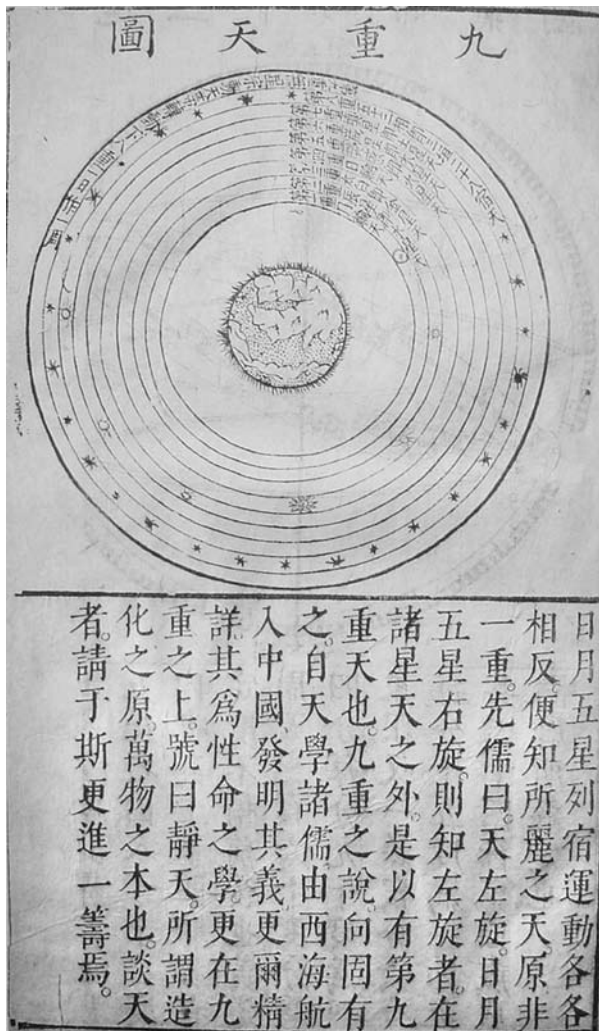


圖11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的《重刻曆體略》「九重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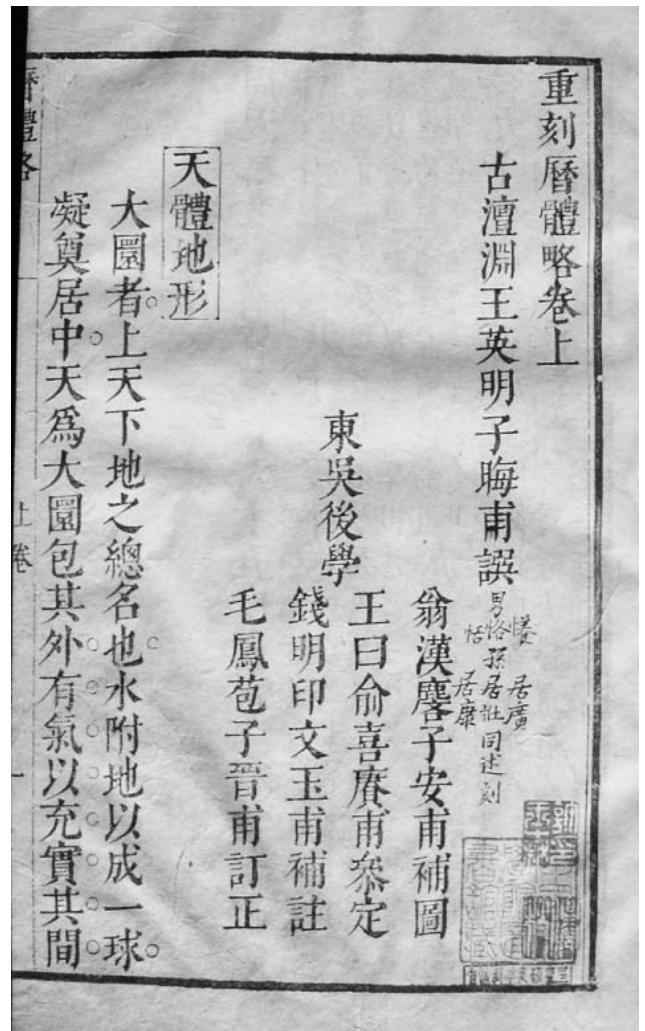


圖12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的《重刻曆體略》卷上首頁